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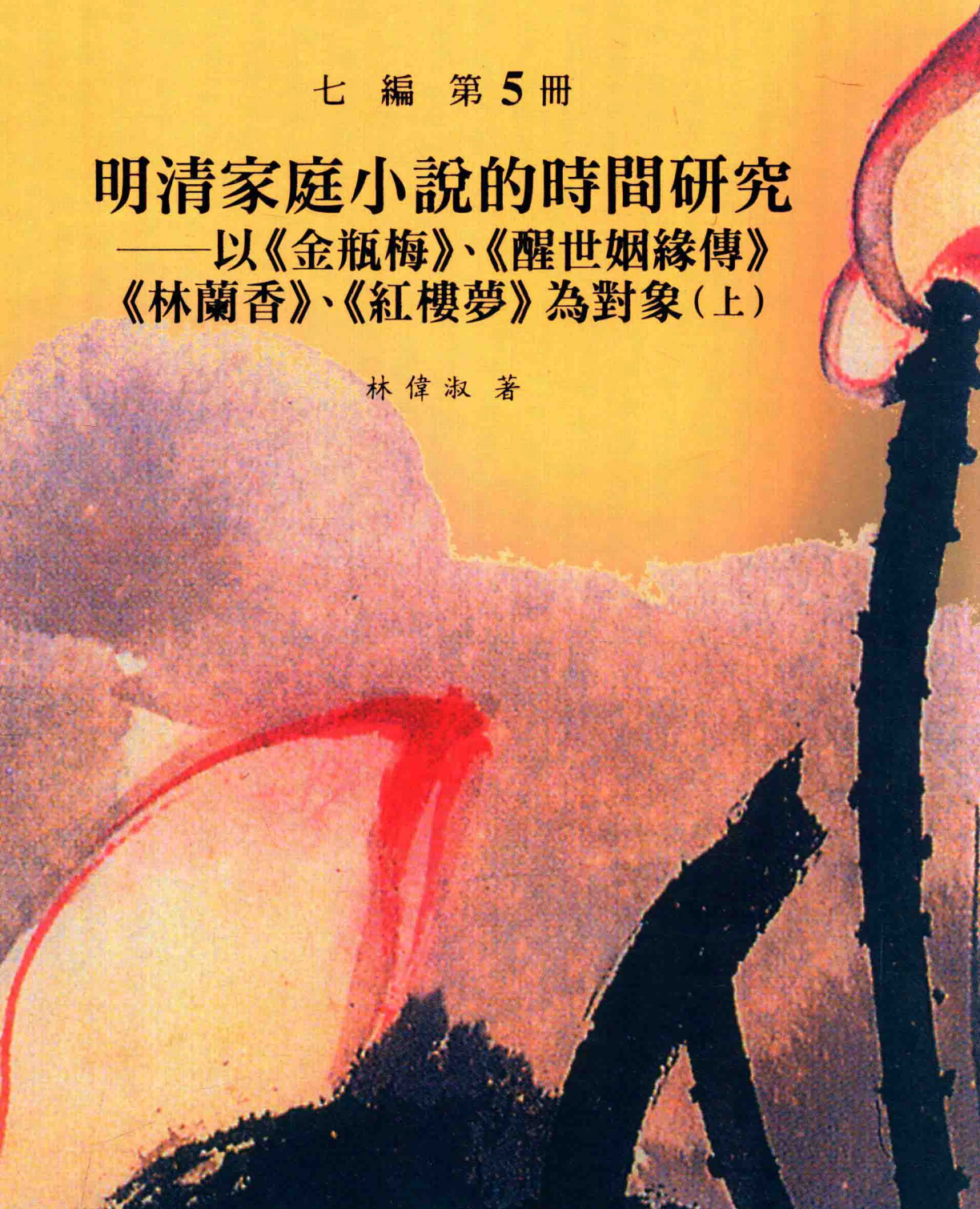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七 編 第 5 冊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 《林蘭香》、《紅樓夢》為對象（上）

林偉淑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5冊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爲對象（上）

林 偉 淑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
《林蘭香》、《紅樓夢》為對象（上）／林偉淑 著——初版——新
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15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第 5 冊）

ISBN：978-986-322-094-7（精裝）

1. 明清小說 2. 文學評論

820.8

102001627

ISBN-978-986-322-094-7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五 冊

ISBN：978-986-322-094-7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為對象（上）

作 者 林偉淑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6 冊（精裝）新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
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爲對象（上）

林偉淑 著

作者簡介

林偉淑，現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學經歷為：輔仁大學中文系博士、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赴德國並於法蘭克福歌德學院及 MAINZ 大學的大學語言班學習德文。碩士論文以台灣六〇年代白先勇等人創辦的《現代文學》雜誌為研究對象，博士論文則回到古典小說，研究明清家庭小說。2011 年為宏典文化出版社撰寫《樂知學院——金瓶梅》一書。

提 要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提出人情／世情小說，然而人情／世情一詞涵蓋的範圍較廣，近人提出「家庭小說」，使世態人情的指稱，更能聚焦在家庭的書寫上。

本文討論《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夢》等四部明清小說的時間議題。家庭的興衰常是和國家有密切的關係，家庭小說往往設定一個過去的、前朝的皇帝紀年，隱喻對於那個時代的褒貶。個人的劫難有時是依傍所生存的時代，有時則是因果輪迴的功過計算，儘管如此，仍能在生命中展現自己存在的可能性。本論文透過家庭時間以及空間所記憶的時間變化，討論明清這四部家庭小說展現的意義。

家庭小說的時間往往表現在日常瑣事中。小說描寫家庭事件、聚會宴飲、祭祖活動、飲食服飾、男女欲望、夫妻主僕之間的家庭生活，這種貼近女性視角的表現，正是家庭小說有別於其他小說的書寫方式；小說裡不斷出現的「第二天」、「次日」等時間修辭，體現日常生活的時間感；小說描寫的個人時間刻度「生日」，以及群體時間刻度「歲時節慶」，都帶有深刻的文化意涵；家庭小說多以編年體寫作，然而依時敘事有所侷限，因此使用預敘、補敘、追敘、倒敘手法，以補充直線時間敘述的不足；小說寫作家庭生活中占卜算命，猜燈謎、占花名的家庭遊戲預言未來，並強調小說的主題命意。

時間必須依傍空間才能被表現，透過空間的變化展現時間的流轉；宅院中的私密空間如臥房、閣樓都充滿過往的記憶，或用以召喚記憶。家庭小說中的智慧老人往往指出時間的流轉；夢境則有預言或警告的作用。時間的消逝，使人們對於存在有更深刻的感受，這也使得作為敘事文體的家庭小說，展現更深刻的抒情性及文化意義。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關於時間的討論	3
一、物理時間向度	4
二、哲學時間向度	6
三、日常時間向度	9
(一) 皇帝紀年的時間刻度	9
(二) 「年月日」編年記錄時間	10
(三) 循環的時間刻度	11
四、時間美學向度	13
(一) 心理時間	14
(二) 中國抒情傳統的時間意義	16
(三) 時間意義的召喚	22
第二節 明清家庭小說的界義	26
一、家庭的意涵	26
二、從人情／世情到家庭小說的提出	27
三、明清家庭小說的內容及論題	33
第三節 明清家庭小說的研究對象	35
第四節 研究現況及研究步驟	46
一、研究現況	46
二、研究步驟	50
(一) 敘事時間的論題	51
(二) 存在意義的關懷	52
(三) 文化意涵的討論	53
第二章 明清家庭小說敘事時間的表現	55
第一節 關於小說的敘事時間	55
一、從敘事到敘事時間	55
二、小說敘事節奏的表現	61
(一) 敘事時間幅度——省略、概述、 停頓、延長、場景	62
(二) 錯時的時間序列——預敘、追 敘、補敘	64
第二節 明清家庭小說的敘事時間	66
一、明清家庭小說的敘事節奏	66

二、敘事時間的錯時——追敘、補敘、插敘、預敘	81
三、預敘情節的時間意義	85
(一) 詩詞判文及首回預告	86
(二) 占卜算命	91
(三) 燈謎	97
(四) 小說人物預告情節的話語	99
第三節 時間的過場與小說時間的錯亂	103
一、明清家庭小說時間過場的表述方式	104
(一) 「看官聽說」、「卻說」、「話說」	104
(二) 「光陰迅速」及「一宿晚景題過」	109
二、明清家庭小說時間的錯亂	112
第四節 結語	119
第三章 明清家庭小說時間表現的存在意義	123
第一節 日常時間的書寫意義	123
一、以前朝紀年作為隱喻	123
二、日常時間語詞表現生活時間感	132
(一) 「年、月、日」的實錄時間	132
(二) 「次日」所表現的時間性	135
(三) 日常飲食的家庭時間	138
第二節 表現家／國興衰的存在感	141
第三節 劫難、命運和死亡	144
一、劫難與命運	144
二、小說描寫「死亡」的敘事意義	148
第四節 結語	154

下 冊

第四章 明清家庭小說中個人及群體時間刻度的敘事意義	157
第一節 個人時間刻度「生日」的敘事意義	158
一、情節意義	158
(一) 在小說中作為情節敘事的伏筆	158
(二) 鋪陳充滿食、色的情節發展	166
二、人物刻劃	170

(一) 寫出人物性格	170
(二) 用以表現權勢或地位	175
三、對於存在的反省	183
(一) 生日與死亡作了連結	183
(二) 生日展開的存在論題	194
第二節 群體時間刻度「節慶」的敘事意義	198
一、「季節」、「歲時節慶」的人文意義	198
二、四部明清家庭小說節慶的表現與比較	206
(一) 除夕——《紅樓夢》的皇家儀典	206
(二) 元旦新年——《金瓶梅》的人情 往來	211
(三) 端午節——《林蘭香》端午惡月 與《紅樓夢》冷筆熱寫端午	214
(四) 清明節——《金瓶梅》寫西門家 起落與《林蘭香》藉清明寫人事	219
(五) 中元節——顯示中國思想體系中 不言鬼神的文化態度	225
(六) 中秋節——《紅樓夢》對月感懷 表現人事的不全	228
(七) 重陽節——《林蘭香》佳節團聚 並追憶過往	231
(八) 芒種節及花朝日——花開花落喻 寫《紅樓夢》	234
(九) 元宵節——《金瓶梅》的狂歡及 《紅樓夢》的人事興衰	236
第三節 結語	250
第五章 明清家庭小說透過家庭空間展現的時 間性	255
第一節 家庭宅院勾勒的空間與時間敘事	262
一、《金瓶梅》宅院敘寫：「空間的時間化」	265
二、《醒世姻緣傳》在空間中不斷流離的家： 「時間的空間化」	269
三、《林蘭香》書寫的回憶：「空間的時間化」	271

四、《紅樓夢》不斷對比並列的時空	276
五、宅院裡的私密空間	280
(一) 臥房	281
(二) 箱奩	283
(三) 門窗	284
(四) 陽台	285
(五) 閣樓	285
(六) 花園的私密角落	286
第二節 能跨越時空或暗示著時間流轉的智慧老人	288
一、擁有超凡能力的智慧老人	289
二、凡俗裡的智慧老人	293
第三節 日常生活之外的時空	295
一、因果輪迴的時空	297
二、永恆的時空	300
三、夢幻／夢境的時空意義	304
(一) 預言未來	307
(二) 「夢」、「幻」真事隱去的隱喻作用	310
(三) 召喚前世的記憶	313
四、鏡子——對比現實的時空	314
第四節 結語	317
第六章 明清家庭小說透過時間表現的文化意涵	321
第一節 人對於永恆時間的渴望	321
第二節 四部家庭小說建構成長時間歷程	324
一、青春及欲望	324
二、成長及盛衰	326
第三節 家庭秩序的混亂與重建	329
第四節 通過時間敘事展現文學的抒情性	330
第七章 結 論	335
附 錄	345
參考書目	365

第一章 緒 論

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位，由家庭進一步形成家族和宗法制度是社會的基本結構，由家庭進而擴大為家族、再向外擴大為社會，形成有組織的國家。因此，中國的倫理觀是從「家庭」開展出來：父子、夫婦、兄弟，再到君臣、朋友。錢穆先生曾言：「家是中國文化中一個最重要的柱石，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是從家族觀念上築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國文化，全部都是從家族觀念上築起」〔註1〕顯示家庭是中國社會結構中的基本單位。

余英時也曾說：「中國文化的特色，在夏商周時已經有了，是一個很長的文化源流；在這裡面，家族大概占了很重要的成分，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是以家庭為主的。」〔註2〕在宋代以後，家族制度由一個共同祖先作為家族血緣紐帶，以族長為權力核心，以家族、族規、祠堂、族田為內容的家族制度得到強化。〔註3〕明清家庭小說在家族制度發展逐漸成熟後展開，並將家族的描寫收攏在一個家庭內部的敘事，至於作為權力核心的族長，可能替換成男主人或家中輩份最高的女性。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至明代，產生所謂的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各代表著歷史演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神魔小說及世情小說等四種不同的主題，其中世情小說發展至清代，《紅樓夢》為其

〔註1〕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上海：三聯書局，1988年，頁42。

〔註2〕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出版社，1995年8月1日出版，頁196。

〔註3〕 胡文彬，《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北京：中國書局，2005年1月初版，頁584。

代表作。然而世情一詞涵蓋的層面極廣，包括了才子佳人、豔情故事、家庭故事，因此，後來的學者對世情小說作了更細緻的分類。其中，描述家庭種種的小說，不僅表現了中國社會文化，更是明清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

家庭小說一詞的提出與界定是晚近才形成的看法。然而，「在中國，古代文學視域中，家庭小說的研究卻仍是比較薄弱的一環。」〔註4〕同時，對於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更是極少被仔細討論。

時間的描述作為敘事文本聚焦的方向，表現出敘事者的情感、思想，使時間充滿了隱喻及詮釋意義。事實上，我們對於時間的概念，多半是日曆上的日期，鐘錶上的時刻，時間同時也在空間中流動，因此我們對於時間的感知也通過四季的往復，而有不同的感受，或者說，是在歲歲年年過往後，沈積下來對於生命某些時刻的感受。然而令我們注意到的時間，多半是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刻度，例如生日、忌日、節日、紀念日。家庭小說通過時間所描述的生、老、病、死的種種歷程，往往表現了作者對於生命的反省。然而，當代對於明清家庭小說的研究中，似乎都遺忘了關於時間的討論。

小說為敘事文體，時間是敘事文學中重要的一個因素。家庭小說的敘事時間與故事中自然時間的敘述，基本上是一致的。神魔小說的時間往往是大於故事的自然時間，天上人間有不同的時間尺度，如神魔小說裡常提到的，天上一日人間數年。歷史演義小說及英雄傳奇小說的敘事時間，是敘事者對於歷史人物事件的選擇和評價，〔註5〕關注某一個歷史事件的時間點，因此編纂者的歷史視野深刻地影響了時間的描述。〔註6〕從時間的流速上來看，不論是神話時間或歷史演義的時間類型，都是屬於高速及大跨度的時間型態。家庭小說則是日常生活的記錄，時間跨度較小，或者說小說的敘述時間幾乎是與故事的自然故事同步推移。明清家庭小說日常時間的敘寫，實錄了家庭生活點滴之外，並反映了中國古典文學對於時間推移、傷逝及回憶的抒情美學，小說的敘事時間不只是單向度的展開，而是同時存在直線的時間觀及循環的時間觀。

時間與空間往往是小說中不可分割的範疇，因此在時間問題的研究討論，不可避免地將涉及對「時空」的論題，時空座標定位了人的存在，在空

〔註4〕 梁曉萍，《明清家庭小說的文化與敘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初版，頁4。

〔註5〕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十二講》，香港：三聯書局，2006年6月初版，頁41。

〔註6〕 楊義，《楊義文存》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頁142。

間轉移中，可以看到時間的流動，透過空間的描寫展現了時間性。康德認為，人面對的事物都在時間和空間中被體驗，時間、空間提供了主體直覺的感知。時間除了在空間中展開，同時也可能在空間中被消解，小說的時空，因而表現了無時間的永恆性，或者不斷循環的輪迴時空。

所謂時間的永恆，就消極面而言，是指時間消失，人們不再感受到時間；但就積極面而言，永恆卻指涉時間的圓滿，在沒有過去和未來的境界中圓滿地擁有時間的整體性。卡西勒指出神話的時間性比空間性更為基本，他將空間區分為「神聖」與「世俗」兩個領域，與之相對應的時間是「神話時間」和「歷史時間」。艾良德則進一步說明了日常俗世的時間，是「不斷流逝，剎那生滅，去而不復返」的歷史時間；而神話時間，則是可循環的、可重覆地被實現的。^{〔註7〕}艾良德在《圖像與象徵》中說明了「歷史時間」，是從過去、現在到未來的編年時間，是剎那生滅、不復返的不可倒流時間；歷史時間中每一秒都是單一的、獨特的個別性時間。神話時間則是不受歷史時間規範，沒有過去與將來，且不能以日歷時鐘來衡量，是超歷史的時間。同時，透過宗教儀式與神話故事的讚頌，使得神話時間可一再呈現，表現了可倒流的時間，也就是永恆的時間。

《金瓶梅》成為明清家庭小說描寫的基本範式，家庭小說的發展以《金瓶梅》為首，直至《紅樓夢》的家庭敘事。家庭小說從《金瓶梅》開始，敘事的視角從天上神魔走向了人間；從對國家忠義的要求或豪強諸王的爭戰，轉向閨房妻妾的算計爭奪；也從慷慨激昂的歷史演義中，輾轉成為幾十年家庭生活的滄桑；巨大的視角從俯瞰人間的高度，下降成了平視百姓的生、老、病、死及柴、米、油、鹽的生活細節；敘事的時間，也從英雄刻劃的歷史年代，寫成百姓歲歲年年的時間流逝。當偉大的英雄、聖賢、王者褪去，人間的情感才會被更細緻地刻劃，一部「大旨談情」的《紅樓夢》才能成為時代的壓軸之作，同時又使後世描寫家庭生活的現代小說有所參照。

第一節 關於時間的討論

時間是人類經驗的基本範疇。我們存在於時間之中，然而我們卻摸不到、看不到、也無法描述時間的面貌。時間和空間是存在的一種本質，是我們界

〔註7〕 關永中，《神話與時間》，台北：學生書局，2007年9月初版，頁75～114。

定這個世界的基本方式。空間可以描述，時間卻難以言說；時間無法捉摸，卻往往在時間消逝後，我們才能描述我們所理解到的世界被如何地改變。人們以日曆、鐘錶來衡量計算時間，看似科學且精確，但是我們也都知道，短短的一個小時，有時會讓人感到漫長如永恆，有時卻給人轉瞬即逝的感覺，重點在於這個小時裡發生了什麼事。一如德國青少年小說《默默》所道：「時間往往從日常生活中隱沒，但時間卻會從我們的內心深處發出聲音。這就是人們對於時間的感受。」〔註8〕

關於時間的探討，存在於許多個別的學科，如物理學、哲學、心理學、生物學、神學、音樂、文學、視覺藝術等領域當中。然而，我們該如何敘述時間帶來的意義，以及文學作品中透過時間的描述又展現出什麼意義呢？「時間究意是什麼？」這個看似簡單卻難以充分表達的問題，時間觀念包含了對於時間的感知，這是社會文化與人類心理學的論題，是時間性概念的演繹進展、對於時間問題的分析討論。若我們剖析時間觀念，時間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詮釋方式：從物理性、科學的觀念來觀察，或從哲學本體論的角度來討論，同時思考時間在文化上呈現的美學意義。〔註9〕事實上，時間並不蘊含變化，而是蘊含變化的可能，而我們在此可能中體會並理解世界的改變。〔註10〕

西方關於時間的研究，隨著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分立，時間的研究也逐漸分成兩個角度來探討。一是哲學的研究，重視從人的角度來觀察自然界的時間之可能性；二是自然科學的研究，則重視從自然界（宇宙）的角度，來考察人的時間存在之可能性。而這兩個研究方向的分判，亞里斯多德的學說是重要的研究點。〔註11〕本文先討論物理時間的向度、哲學時間的向度以及時間美學的時間意義，以此作為討論明清四部家庭小說時間意義的支援知識。

一、物理時間的向度

首先是按照物理時間觀念展開，這是一種關於時間秩序的理解，時間是始終一如的流逝著。然而在鐘錶時間觀的出現後，時間又是周而復始的循環著。時間究竟是如何被看見，關於物理學家看待時間的兩種態度，是時間的

〔註8〕（德）Michael Ende，《默默》，台北：城邦集團遊目族出版社，2003年初版，頁192，這是一本關於時間快慢與生命存在意義的青少年小說。

〔註9〕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49。

〔註10〕（英）K.里德伯斯（K. Ridderbos）編，章邵增譯，《時間》，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1月初版，頁166。

〔註11〕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頁45。

絕對觀和相對觀。在時間的絕對觀中，時間和空間是物質實體存在的舞台，這是牛頓「絕對時間」的理論框架。〔註12〕事實上，牛頓（Newton Issac，1643～1727）受到數學家巴羅的影響，巴羅認為：「時間並不意味著真實的存在，而只是存在之持續的能力或可能性，正如空間表現了所含之物的度量能力一樣。」他又說：「時間都一如既往地流逝一個等量的行程。」巴羅認為時間無所不在，但它是不可捉摸，是抽象的，巴羅將此絕對時間稱為數學時間，牛頓則沿續這種絕對時間的觀點，並對時間下定義：

絕對、真正、數學的時間，源於自身，由本身特性決定，不與外界任何事物相聯繫，始終如一地流逝著。〔註13〕

在此牛頓說明著，時間是連續的、獨立於外在事物的存在方式。十八世紀發展的鐘錶工業技術即蘊涵牛頓物理學的概念，鐘錶時間必須是均一的、絕對的時間概念。然而鐘錶的時間又是循環的，每天有二十四小時，每小時有六十分鐘，這提示了一種週而復始，循環往復的時間觀念，這樣的循環時間觀是把時間解釋為一個圓圈，而非線性的觀念。然而，弔詭的是，循環時間觀的內在思維是在追求永恆及不朽，然而達到永恆時，時間反而被取消了。

萊布尼茲（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對於絕對時間觀提出疑問，愛因斯坦的相對時間觀，則是對於萊布尼茲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結論。相對時間觀，指出時間只能依賴於事物和物質事件而存在。也就是說，相對的時間（相對的空間觀亦然），是人們通過物體運動來量度的具體的時間和空間。〔註14〕換言之，絕對的、數學的時間自身是與外界無關，且是均勻地在流逝；相對的時間則是延續性的、一種可感覺的、可度量的時間，通常我們是用日、月、年的量度來代替真正的時間。〔註15〕相對時間又稱為表現時間，這是與我們日常生活、感覺經驗相聯繫的時間感，這是將時間、空間與物質運動聯繫在一起，時間與空間成了不可分割的存在關係。愛因斯坦認為，時空之所以與事物不可分，是因為它們維繫於人的觀察和經驗，只有相對於人的觀察和經驗，事物才具有特定的時空性質。〔註16〕

〔註12〕吳國盛，《時間的觀念》，頁119。

〔註13〕（英）K.里德伯斯（K. Ridderbos）編，章邵增譯，《時間》，頁2。

〔註14〕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80。

〔註15〕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79～80。

〔註16〕吳國盛，《時間的觀念》，頁115～123。

在時間秩序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時間是均一的流逝、同時也是周而復始的刻記在鐘錶上的機械時間，然而，人們通過絕對的秩序則又感知到，人在時間的存在中，無法成為刻度記時的一部份，加入人存在感的時間秩序，成為相對的時間觀，人、時間、空間因此無法分割討論。

二、哲學時間的向度

人的存在依附在時間的進程中，人們對於時間的看法，代表了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態度，人們藉由時間的流轉來定義所認知的世界。生命意識的覺醒，亦是人們時間意識的形成。在古代希臘，時間被冠以「萬有之父」的名稱。《吠陀經》裡說：「時間征服了整個世界，它上升著成了至尊之神。」〔註17〕生命的存在感受來自時間和空間的變化，特別是時間的變化。在此，時間帶出了存在的興衰及對生命的感知。時間的往復使生命衰老、消失，人們對此無能為力，因此時間成為至尊無上者。波赫斯曾說：「把空間和時間相提並論是有失恭敬的，因為在我們的思維中可以捨棄空間，但不能排斥時間」，「在那個（感官知覺）裡我們永遠擁有時間，因為時間是延續不斷的。」〔註18〕因為對於時間我們只能透過感知說明，卻不能給予客觀的界說。

在西方知識界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中，幾乎每一個思想家都對「什麼是時間」作了不同的回答，定義諸多，但沒有絕對的答案，從古希臘、蘇格拉底等哲學家，到當代現象學家和存在主義學者，對於時間都不斷地進行追問。哲學上的時間本體論：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奧古斯丁、康德、柏格森、到海德格爾等都提出深刻說明。柏拉圖（Plato，BC427—BC347）認為宇宙是上帝根據其理式，所創作出來的摹本，因此時間和宇宙一樣也都是永恆的，時間更是永遠不停的進程。〔註19〕「時間」是個過程，是運動的本身，人們所經驗的時間也是一個流動的過程，也就是說，這是「我」在當下的時間經驗，不過是離我而去的「過去」與正在到來的「未來」之間的過渡而已。

〔註17〕雷蒙多·帕尼卡，〈印度傳統中的時間和歷史：時間和羯磨〉，（法）路易·加迪（Louis Gardet）等著，鄭樂平、胡建平譯，《文化與時間》，台北：淑馨出版社，1992年出版，P65～94，書中說明了中國、印度、希臘、猶太人、班圖人、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時間觀與歷史觀。

〔註18〕（阿根廷）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時間〉，《波赫士全集IV》，林一安譯，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2002年出版，頁268～269。

〔註19〕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18～21。

〔註20〕事實上，時間一旦離開它的主人之後，就變成了死的東西。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時間。時間只有被擁有時，才是活的時間。〔註21〕或許根本就沒有所謂「現在」的瞬間，只有過去以及未來。〔註22〕

西方哲學思想裡對時間的描述，第一位有系統地研究時間問題的哲學家是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Aristotle，BC384—BC322），他將時間分為過去、現在、未來的三個靜態概念，這個觀念深深影響後世。他指出時間的本質、結構，同時也說明了時間與空間的關係：

時間不能脫離運動和變化，事物的運動是時間存在的基礎，構成我們時間概念的前後、已經包含在運動中。〔註23〕

亞里斯多德認為時間可以被分割，可理解成過去、現在及未來。時間的本質是：「時間並不是運動，但時間也無法脫離運動」。〔註24〕時間同時存在於「人的感覺」和「事物的運動變化」二者中；在時間的構成中，「時間是可分的，分為過去、現在、未來。」、「時間是向更早或更遲運動的數量」，只有「現在」才是時間的本質，因為「現在」是時間的一個環結，連結著過去的時間和將來的時間，「現在」也體現了時間的永恆性，因為它接續了過去和未來。同時，「時間的間斷性和連續性，與空間的間斷性和連續性密切相關，二者互為表現形式。」〔註25〕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提出先驗的時間觀。由於時間沒有開端，空間也沒有界限，時間因而是永恆的、空間是無限的。他認為人面對的事物，都在時間空間中被體驗，時間和空間透過主體所提供的範疇，是感性直覺的認知。〔註26〕「時間不是從某種經歷得出的經驗性概念，因為當時間本身不作表象的主要內容時，同時性或序列性就不會自身地進入知覺。只有在時間本身作為表象主要內容時，這個簡單的前提之下，我們才能想像，某些事物是在同一個時刻裡（同時），還是在不同的時刻裡（相繼）出現的。」在康德看來，時間和空間不僅具有自身的實在性、絕對性，而且還是物質組

〔註20〕（德）恩斯特·波佩爾（Ernst Poppel）著，李百涵·韓力譯，《意識的限度——關於時間與意識的新見解》，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年2月初版，頁8。

〔註21〕（德）Michael Ende，《默默》，頁184。

〔註22〕（德）Michael Ende，《默默》，頁190。

〔註23〕亞里斯多德，《物理學》，北京，商務書局，1982年，頁121。

〔註24〕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31。

〔註25〕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41。

〔註26〕關永中，《神話與時間》，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年9月，頁75。

成的可能基礎。〔註27〕

康德承認絕對時間的存在，同時也對時間作空間化的解釋。〔註28〕事物出現的時空使一切現象能被說明。對於時間存在的說明有兩種方式，第一是陳述「事物如何存在」，〔註29〕時間是一個向量，時間不是同時的而是持續的，空間則是同時的而非持續的存在，凡是在空間中的事物，必然都在時間之中。〔註30〕因此在時間經驗中可以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第二是從「事物如何改變」引出時間的觀點。〔註31〕對於時間的概念，康德認為時間不是從經驗得來的經驗概念，只有假定時間是先驗存在的前提下，我們才能意識到事物的同時或相繼地存在。至於空間，空間使現象存在及可能的條件。事實上，時間蘊含著變化的種種可能性，我們因而體會、理解世界的改變。〔註32〕康德對於時間最大的意義詮釋意義是：他將時間空間一起作認識論的討論，使時間空間問題相關聯。〔註33〕

時間呈現了生命存在的感知方式。因為人的時間始自出生終至死亡，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存在與時間》中說明「時間性」並不意味人存在的「時間」，並不是傳統認知裡由現在、過去和未來所構成的時間中。人存在於「世界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因為人的存在是「向死的存在」，此有（Dasein）的死亡才是此有存在的盡頭，同時，只有囊括生死兩端，才是完整的存在。

在海德格爾前期著作《存在與時間》，「此在的時間性」被作為討論起點，時間性成為領悟存在的可能境域。他的後期著作《時間與存在》的討論，則是以「時間」起論存在，而不是以「時間性」來起論存在。〔註34〕

「此在」即是時間，「此在」存在的意義即是時間性。〔註35〕因此對於時間、時間性問題的理解，構成了我們對於存在及生命的看法。時間與時間性的區別是：時間是與存在相關連，然而時間自身是無意義的，時間必透過時

〔註27〕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114。

〔註28〕吳國盛，《時間的觀念》，頁132。

〔註29〕K.里德伯斯（K. Ridderbos）編，章邵增譯，《時間》，頁5。

〔註30〕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119～122。

〔註31〕K.里德伯斯（K. Ridderbos）編，章邵增譯，《時間》頁5。

〔註32〕K.里德伯斯（K. Ridderbos）編，章邵增譯，《時間》，章邵增譯，頁166。

〔註33〕吳國盛，《時間的觀念》，頁135。

〔註34〕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312。

〔註35〕楊河，《時間概念史研究》，頁298、271。